

程千帆
徐有富撰

校雠廣義目錄編

南京大學中文系
研究生用講義

校讎廣義叙錄

校讎廣義一

版本編

校讎廣義二

校勘編

校讎廣義三

目錄編

校讎廣義四

藏棄編

叙曰：

治書之學，舊號校讎。比及今世，多稱目錄。核其名實，歧義滋多。《文選》注及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風俗通》云：「按劉向《別錄》，『讎校』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謬誤，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，故曰讎也。」蓋校讎本義，惟在是正文字。然觀《國語·魯語》載閔馬父之言曰：「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，以《那》為首。」則次第篇章，亦稱校矣。

此一歧也；而鄭樵《通志序》謂其《校讎略》之作，乃「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。」詳所論列，求書、校書之外，兼及類書、藏書。是此諸業，亦歸校讎。此又一歧也。逮章學誠撰《校讎通義》，自叙其書，以為「校讎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，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，羣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；而求其能推闡大義，條別學術異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。」則雖求之、校之、類之、藏之，猶未足以盡校讎之能事。必也，明系統，精類例，使人得由書籍之部居類別，以見道術之源流異同。此又一歧也。

校讎歧義，真如上述。還語目錄，何莫不然。《八文選》注

嘗引《別錄》、《列子目錄》，其文今存，蓋即劉向校書，隨竟奏上，合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指「條其篇目」之目與「撮其指意」之錄而成之篇。是目錄之始，在為一書條篇目，撮指意，俾覽者得於摛讀之先，知其大較，其事甚明也。嗣班固《漢書·敘傳》述其志藝文

，有「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，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」之語。持是以稽《漢志》體例，則班氏之所謂目錄，已引申條一書篇目之義為定羣書部類；撮一書指意之義為別學術源流。後來承響，遂有以為治學涉徑之學者。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「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」即是此義。此一歧也。而黃丕烈《汪刻《郡齋讀書志》序》曰：「余從事於此，逾二十年。自謂目錄之學，稍闕一二，然閱歷既久，知識愈難。曾有《所見古書錄》之輯，卒不敢以示人者，以所見之究未遍也。」考丕烈昔人列之賞鑒家，其精詣獨在版本，旁及校藏；於類例出入，學術派別，初未聞有所甄明。茲亦以目錄為言，則賞鑒校藏諸端，皆此學所有事矣。此又一歧也。然諸友目錄學界義之恢宏，近人張爾田之言，尤為極致。其孫德謙《劉向校讎學發微》序曰：「目錄之學，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，及一家一書之宗趣，事乃與史相緯。而為此學也，亦非殫見洽聞，疏通和遠之儒不為功。乃世之號目錄家者，一再傳後，寔失其方，百宋千元，標新炫異。其善者為之，

亦不過如吾所謂總總於寫官之異同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；剖析條流，以為綱紀，固未之有聞。詳張氏此所謂目錄，即前引章氏之所謂校讎，蓋籠括一切治書之學，而以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者為主。此又一歧也。

由上可知，蓋始有校讎目錄之事，繼有校讎目錄之名，終有校讎目錄之學。其始也相別，其繼也亂，其終也相蒙。若夫目錄之名，昉諸漢世，目錄稱學，則盛有清。雖徵之載籍，宋蘇象先《丞相魏公譚訓》當記乃祖頌「謁王原叔，因論政事。仲至侍側，原叔令檢書史，指之曰：『此兒有目錄之學。』」可據以遠溯宋初，然固未甚通行也。故自鄭樵而後，治書之學，統被校讎之名，其正詁遂轉晦，逮於乾、嘉，異書間出，小學尤精，古籍脫訛，多所改定。校讎本義，復顯於時。彼以類例部次為主者，乃不得不別號其學為目錄。其在初興，章學誠嘗持異議，見意於《信摭》之篇。其言曰：「校讎之學，自劉氏父子，淵源流別，最為推見古人大體；而校訂之句，則其小焉者也。絕學不傳，千載而後，鄭樵始有闕見，特為

校讎之略，而未盡其奧。人亦無由知之。世之論校讎者，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，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。近人不得其說，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，叙例同異，當者辨者，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，真屬詫聞。且搖曳作態以出之。言或人不解，問伊：書只求其義理足矣，目錄無關文義，何必講求？彼則笑而不言。真是貧兒賣弄家私，不值一笑矣。章氏云云，乃已習於固有之名，遂致譏於新興之學。然言雖駁利，殊鮮和人。則以校讎一詞，沿用最久，疊經變易，義陷模糊。不獨目錄之學，拔幟樹幟，即專事是正文字者，且或改稱校勘之學，以自殊異。夫以偏概全，既涉淆混，求其副實，更造新名，此學術史中公例，無足驚奇，而況宋代已有此稱乎？此其所論，不免拘虛之見矣。其後若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云：「劉中壘父子成《七略》一書，為後世校讎之祖。班《志》綴其精要以著於篇，後惟鄭漁仲、章實齋能闡斯旨。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獨九流諸子，各有精義，即詞賦、方技，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，非寧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。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」

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為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。多識書名，辨別版本，一書估優為之，何待學者乎？「所言雖推行鄭、章，而已校讎目錄二名交舉。張氏《劉向校讎學纂微》序」又云：「《隋書·經籍志·簿錄篇》云：『古者，史官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以為綱紀。漢時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源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蹟，疑則古之制。』知校讎者，目錄之學也。「而德謙以鄭氏校讎一略，備論編次，因亦言：『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，則校讎者，乃目錄之學，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編訂文字而已，是可知也。』則均徑以校讎即是目錄。諸家之說，皆相亂相蒙之證，此二者之同異，與夫所以同異之故，胥治斯學所當先知者也。

至名稱而外，範疇若何，自來學人，亦有數說。「藏書家有數等。得一書必推求本源，是正缺失，是謂考訂家，如錢少詹大昕、戴吉士震諸人是也。次則辨其版片，注其錯訛，是為校讎家，如盧學士文弼、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。次則收采異本，上則補全墮石室之遺亡，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，是謂收藏家，如鄧騷范氏之天一

閣、錢塘吳氏之瓶花齋、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。次則第求精本，獨嗜宋刻，作者之意旨縱未盡闕，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謂賞鑒家，如吳門黃主事丕烈、鄆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。又次則於舊家之中落者，賤售其所藏，富室之嗜書者，要求其善價。眼別真贋，心知古今。閩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；宋槧元槧，見而即識，是謂掠販家，如吳門之錢景開、陶五柳，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。

此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之說一也。「自劉、班志藝文，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；自鼂、陳傳書目，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。海內流傳，或鈔或刻，不下百數十種，然亦分為兩派：一則宋刊明鈔，分別行款，記刻書之年月，考前賢之圖記，此賞鑒家也。一則包括四部，交通九流，蓄重本以備校讎，鈔新帙以備瀏覽，此收藏家也。

此繆荃孫《八古學匯刊》序目之說二也。「近世言藏書者，分目錄版本為兩種學派。然二者皆兼校讎，是又為校勘之學。」此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之說三也。「網紀羣籍，簿屬甲乙者，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。辨章學術，剖析源流者，則史家之目錄是也。鑒別舊

類、校讎異同者，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。提要鉤元、治學涉徑者，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。此汪辟疆師《目錄學研究》之說四也。嘗試考之，洪氏所言，乃就藏書者流立論，非一指治書之學。所謂探賈之輩，直書估之精於鑒別者爾，奚足名家？若考訂一項，則治書雖不廢考訂，然考訂之學，又非治書之學所能包，是二者但交相為用而已。故所標舉，獨校讎、收藏、賞鑒三家可稱治書之學，而不及書籍部次。繆氏所陳，又隘於洪，蓋與黃丕烈同以鑒藏為主。葉氏舉目錄版本為藏書家之兩派，謂皆兼校勘。然藏書亦自有其道，非目錄版本而兼校勘即可盡者。至汪先生持論，殆以目錄為宗，其所云目錄家、史家、讀書家者，皆目錄學之流派爾。余則併入之藏書家。見仁見智，廣狹之殊，抑又如此。

竊意四家所云，各存微尚，局通雖異，專輒無嫌。而今欲盡其道，則當折中舊說，別以四目為分。若乃文字肇端，書契即著，金石可鑒，竹素代興，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。流佈既廣，異本滋多。不正脫訛，何由獨讀？則校勘之學宜次及者二也。篇目旨意，

既條既撮，爰定部類，以見源流，則目錄之學宜又次者三也。收藏不謹，斯易散亡；流通不周，又傷錮蔽。則藏棄之學宜再次者四也。蓋由版本而校勘，由校勘而目錄，由目錄而藏棄，條理始終，囊括珠貫，斯乃向、歆以來治書之通例，足為吾輩今茲研討之準繩。而名義紛紜，當加釐定，則校讎二字，歷祀最久，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；而別以專事是正文字者，為校勘之學。其餘版本、目錄、藏棄之稱，各從其職，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。庶幾尚友古人，既能遙溯而明家數；悠牖來學，並免迷罔而失鑒衡，其亦可也。

余以類蒙，嘗攻此道，重習既久，利鈍粗知。閒覽古今著述。其治斯學，或頗具深思，而零亂都無條理；或專精一事，而四者鮮有貫綜。其極至主版本者，或忘其校勘之大用，而陷於橫通；主校勘者，或詳其底本之異同，而遺其義理；主目錄者，或侈談其辨章考鏡，而言多膚廓；主藏棄者，或矜秘其一廬十駕，而義乏流通。蓋甚矣，通誠之難也。今輒以講授餘閒，董其綱目，正其名義，釐析範疇，截取舊文，斷以律令，明其異同得失，詳其派別源流，成

書四篇，命名廣義。俾治書之學，獲觀其全，入學之門，得由斯道。方聞君子，幸垂教焉。辛巳六月。

附 校讎學範疇諸家論列異同表

(5) 採 跋家	(1) 考 訂家	(2) 校 讎家	(4) 賞 鑒家	(3) 收 藏家	洪 說
			(1) 賞 鑒家	(2) 收 藏家	繆 說
		(1) 目 錄派	(2) 版 本派		葉 說
	(4) 讀 書家	(2) 史 家	(1) 目 錄家	(3) 藏 書家	汪 說
	(3) 目 錄之學	(2) 校 勘之學	(1) 版 本之學	(4) 藏 弄之學	程 說

這篇敘錄，是一九四一年寫的，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。

三十年代初，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學習。劉衡如（國鈞）老師正在為大學生講授目錄學，為研究生講授《漢書藝文志》。我有幸得與門人之列。同時，也常向汪辟疆（國垣）老師請教詩學和校讎學方面的問題，因之對於這門科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。為了鞏固自己的學習，也曾寫了幾篇文章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我就母校之聘。那時，衡如先生仍然擔任着文學院長，工作非常忙，因為知道我在繼續學習校讎學，並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，就將這門功課派我擔任。這對我來說，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。於是就一邊講，一邊寫下去。一九四五年，我改到武漢大學工作，擔任的課程當中，仍然有這一門。積稿也隨之逐漸充實。解放以後，進行教學改革，這門功課被取消了。隨後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，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，對這部沒有完成的稿子，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重行出來工作，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。

考慮到如果要獨立進行科學研究，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他們仍然是必要的，於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、被焚燒、被撕毀、被踐踏的殘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《校讎廣義》，結果是校勘、目錄兩部份還保全了若干章節，至於版本、藏弄兩部份，則片紙無存。但因為工作需要，也只好倉促上馬，勉力講授。這就是後來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、莫礪鋒、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、吳慶峰、徐超等同志記錄整理的《校讎學略說》。由於這類書籍的缺乏，這個紕漏百出的油印講稿近年來還一直在流傳，使我再一次地感到惶恐。

徐有富同志畢業之後，留校任教。和當年我隨劉、汪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，他也對校讎學有強烈的愛好，並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。因此，我就不僅將這門功課交給了他，並且將寫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他了。我現年過七十，體力就衰，對於校讎之學已經力不從心難以有所貢獻，現在有富同志能夠認真鑽研，總算是薪盡火傳，這也使我稍

為減輕了未能發揚光大劉、汪兩位老師學術的內疚。

根據我國民族文化傳統而建立的包括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藏書四個部份的校讎學，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。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，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。因為，照我們的理解，校讎學與校讎學史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。

寫好這樣一部著作，顯然不是有富同志和我所能勝任的。因此，這只是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。我們期待着批評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程千帆附記於南京大學

第一章

目錄與目錄學

第一節

什麼是目錄

目字的本義是眼睛。眼睛是複數，所以人們使用它來標誌複數的事物。如《論語》：「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為仁。』」：「顏淵曰：『請問其目？』子曰：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』」①孔子的回答就是克己復禮的項目，錄字是衆字的或體，原指刻木時發出的聲音，引申就有記錄之義。如《周禮》：「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，與凡用邦財者之幣，振掌事者之餘財，皆辨其物而奠其錄，以書揭之。」②末二句是說政府財物都要登記，富在牌上。

這兩個詞用在目錄學中，目指一書的篇名或聲言的書名，錄指敘錄，即對一篇書或一部書的內容所作的提要。兩者合在一起，就

是目錄。但它們在古代著作中，有時分指，有時也通用和兼包。凡是開列一書的篇名，並對此書中每篇各作一提要，或僅對此書全書作一提要者，我們稱之為一書之目錄。凡是開列許多書名，而以或簡單或複雜的形式編寫出來的，則為羣書之目錄，儘管後者是目錄學的主要研究對象，但前者却出現得更早，為後者所繼承和發展。一書之目錄是作為本書的組成部分，附本書以行的。古書以簡或帛寫，編簡為篇，捲帛成卷，都不能太長，所容納的字數也就有限。每部較大的著作，都必須分成若干篇或卷。全書完成，然後編定目錄，所以它們都在全書之末：今本《周易》經文後有《序卦》一篇，說明六十四卦相次相承之義，可能是現存最早的一書之目錄。所以清人盧文弨說：「吾以為：《易》之《序卦》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？《史》、《漢》諸序，殆昉於此。」^①所謂《史》

①《論語注疏》卷十二《顏淵》。

②《周禮注疏》卷七《天官

《漢》諸序，是指《史記》末篇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漢書》末篇《敘傳》。在這兩篇中，司馬遷和班固不但敘述了自己的家世，還將全書各篇名目，按次序逐一排列，並對其內容與評議作了簡要的提示，今據二書各錄一例如次：

桀、紂失其道而湯、武作。周失其道而《春秋》作。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，諸侯作難，風起雲蒸，卒亡秦族，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。作《陳涉世家》第十八。①

伏羲畫卦，書契後作。虞夏商周，孔纂其業，纂《書》刪《詩》，綴《禮》正《樂》，彖繫大《易》，因史立法。六學既登，遭世罔弘，羣言紛亂，諸子相騰。秦人是滅，漢修其缺，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。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。述《藝文志》第十。②

古書的目錄，本位於全書之後，隨着印刷術的發明，印刷條件的進步，書冊制度的變化，為了便於翻檢，人們便將其由後移前，成為今天通行的樣子。《與海部書編者完成之後才編定全書目錄相